



虛齋蔡先生文集卷之四

字說

靜之字說

周王儀賓開封黃侯澄朝

京師將歸其舅河南解元李君宗一吾友也以其未字屬為字而說之曰將借子之言以寄予意也宗一之意我知之矣殆不止區區一別間也蓋侯本開封儒生以才俊學行選授茲寵自常情計之侯自是比貴艷光景儒生故味勢恐不能不浸薄矣故宗一之為此意者使侯定其心源而不汨於時波雖貴為皇家懿親而常敦孔氏家法也宗一之意其在是哉是其意真



得親愛之道哉吾聞之水以澄而清夫水本清也初何濁之可澄惟動而撓之或自流動而所之者非其地於是乎有濁耳然使濁者復得片時之靜則濁滓自沉而還歸於清矣用是而觀澄之之方其無出於靜之者乎故字之曰靜之嗚呼靜之時義大矣哉貫三才皆主於靜也水特附於地者之一物耳在人則方寸之間亦有源頭活水焉苟失於主靜則勢利之來自外者既得以動而撓之而情慾之發於中者又自動而失其所之於是乎源頭濁矣源頭既濁尚何有清流之可味也哉我思古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事物變故雖十態百狀交至還來於吾

前而吾之本真瑩然者處之常有餘地應之常有餘味殊若不見其孰為可喜孰為可悲孰為可厭孰為可慕者無他靜而已矣此則所謂孔氏家法而侯所當益讀書親友以求焉者也或曰動靜相生若子之說將遂無動矣乎曰非也以靜而動動而主於靜焉夫主於靜而動則動而無動矣是說也吾得諸易然吾愧吾言多矣何日從容尚與吾宗一共說盡其所以然

宗序宗一字說

清一日謁吾約軒洪先生先生曰吾方念一見子若有姪曰倫曰朔者俱冠而未字子其為我裁之承命沉思久之未能得先生曰倫可字宗序朔可字宗一乎於是清及同侍者咸應聲贊

善二字遂以定先生曰然則子其以吾命字之意載之文吾將
寓歸俾二子朝夕省焉亦庶幾成人之一助也清素屬淺且屬
有行事勿勿固謝而不得命乃退而以先生所謂命字之意求
之大抵盈天地間皆物也人亦物也夫人亦物也而乃獨有以
貴於凡物而克其量則至於與天地參而凡萬物又皆在其度
內者獨何也嗚呼豈非以其有倫也與哉夫倫也者序也序惡
在舉其大父子以親序君臣以義序夫婦以別序長幼以禮序
朋友以信序此則人之所以為人者也故人必得其所謂序者
而後可稱為人不然鹿豕共聚馬牛而衿裾耳人也哉倫乎倫
乎其可不知所宗乎先生之所以字倫為宗序意者其出於此

政使其不出於此然而成人之道毋亦不外乎此耶若夫朔
也者一月之最初一日也故取義於一嗚呼一之時義大矣哉
天向一中分造化天此一也人從心上起經綸人心亦此一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所以成已也凡為天下國
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又所以成物也自古聖賢論學
其要不出乎敬之一字而究其所以為敬者無他亦惟主一而
已耳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而人鬼之關於
是乎判矣朔乎朔乎其又可不知所宗乎先生之所以字朔為
宗一愚又意其出於此也政使其不出於此然而成人之道毋
亦不外乎此耶間以質之先生先生曰得之矣盍為我書之嗟

夫天下之道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言之非難行之惟難如何而為序如何而為一如何而為人如何而為非人清也窓下十載亦既知之矣亦既能言之矣然反而考之吾一身之間則其所謂序所謂一者竟何如矣噫尚何以信於二子哉其六為負吾先生哉昔人謂誠自不妄語入而不妄語三字力行之直至七年而始成顛清也力行之功能幾而乃時時剽取古人之道德仁義云者於紙筆間玩弄之謂非妄語吾誰欺故茲雖以先生之命不敢終辭而實筆下之言皆習中之愧也故既書其大意而復綴此以識吾愧且因以警夫二子者庶幾顧名思義敏行踐言而無愧焉不肖清之愧則於成人之道自不待清教矣

林潮字履信說

潮天地間之最信者也余襄公以為月臨卯酉則水張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蓋月與水皆陰也從其類也故今濱海三尺童子亦能指日刻期而得潮汐之候者以其最信也嗟夫潮天地間之最信者也信人道中之最要者也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夫人而無信則無往而可行如其信則將無往而不可行矣然則信之於人道其亦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而成人之道察在此矣且人道不外乎四端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仁不得信則仁非其仁義不得信則義非其義信智皆然憲故曰信之於人

道真亦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也故友進士林順吉
之從弟曰潮既冠字之者曰復信履信二字出易大傳於此取
之者以潮之信而期林生之復其信也昔唐福建觀察使王潮
亦字信夫蓋一理所在古今舉莫之能易也抑予於此又有所
附說云始順吉既孤其家用之需京師往來之費皆出生父孟
愷甫隨取而給有人情所難能者亦可謂信於義之士矣聞林
生質美且知學誠使能近取善於其父而遠取善於古人推而
克之則於成人理似可期者其友黃時達郭文博為請其字說
於予予多病與筆硯疎久矣勉為草草

詹寶字世重說

世之所重者寶也而其所謂寶者大抵皆指金玉之類言嗟乎
金玉信寶矣予亦惡得以金玉為非寶也執顧天下之寶有重
於金玉萬萬者世或未之知耳我思古人莫貧於顏淵莫困於
齊夷陋巷四壁之中首陽荒山之下簞瓢簞蕨之外無餘物金
玉安在哉然計其所得則有鹿視金玉薄一切勢利而不屑者
矣故去之千歲之下一聞夷齊子淵之名者雖庸人孺子亦知
聳慕興起焉至於王公鉅人家累萬金而日食萬錢者蓋不知
其幾千萬計自非其勲德才猷有足與其名位相當者則皆與
春花朝露同一泯滅漸盡而無聞矣其有聞者又或穢名在世
人所指罵而唾罵焉者也用是論之世人所重者果安在哉果

安在哉安溪詹生寶信厚而知所向者昔嘗從清遊近以事至
三山謁見吾雲室林先生先生因錫之字曰世重而命清為繼
其意先生之意清竊有以知其在此而不在彼矣敬如命為生
發之惟生思之思而得之則雖貧如顏淵困如夷齊亦且樂為
之矣而况未必皆貧且困乎

士器字說

清溪謝生弘興國貳守公之子也性敏而能用其敏於學公以
是愛之予亦以是器之間請予為之字及其說焉予謂士以器
識為先而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是則士之器貴乎弘而弘
乃士器也宜以士器字然士之器豈易言哉夫士之器非尋

常器也其本然之量斂之則不盈一掬放之則包乎六合自外
而實之則累千萬不見其有餘自內而出之則累千萬不見其
不足大哉器也顧人或自小之耳是故有斗筲之器有瑚璉之
器而又有不器之器生也將安居乎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
氏以蓋世之功名固已自許於伊周之右而俯視乎百世之下
矣而其器乃為夫子所小何哉是必有說矣生敏者也其思之
思而得之則不待予說之竟而所以自居其器者自不容以不
大矣嗟夫士君子以藐然之軀而欲磊磊落落於天地間不把
第一等事讓與他人做者直以有是器耳而乃自小其器則其
所就能幾許哉予常以是自勵以生可與言也茲欲為生言之

生也尚其勗哉珍重我女器也

王生泰字士亨說

世治曰泰亂曰否易以乾下坤上之卦為泰者天位乎上者也而上交於地地位乎下者也而上交於天天地交二氣通而世道隨之所以為泰也泰則內君子外小人小人道消而君子道長士之亨固然矣否則反是故文王繫泰之彖曰小往大來吉亨正主士君子言也某部某官某君之子泰冠賓字之曰士亨而某君請予為之說予故為本諸易以復之如此蓋占人之成說實不易之定論也抑予又有所附說焉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士不患其不亨患無可亨之具耳使其無可亨之具

則雖值世之泰可以亨而何以為亨也故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苟其有可亨之具矣設不幸而特與我違其具固在我也則身雖否而道亨矣泰亦亨否亦亨泰則物我俱亨否則我亦不自失其為亨所謂由來豪傑士世世皆時雍者也信可以為士矣亦可以為成人矣惟士亨圖之哉

鳳輪字瑞周說

百鳥並生育子兩間也而惟鳳為世之瑞百王並宰制乎六合也而惟周為得是瑞周以前僅一見於軒轅氏之和鳴再見於有虞氏之來儀周以下則絕無聞矣漢宣帝所得者鶡雀耳由此觀之鳳之為瑞至周而止可不謂之重哉周詩有云鳳凰鳴

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安溪高氏寔其邑之名族某字甫之子
曰鳳喩喩亦岡類也而寔者字之曰瑞周其從凡鳳喩儀叔為
請其說於予予因為解鳳喩之所以字瑞周者如此雖然鳳之
端以其聲容人之瑞以其才行才行果不群於眾人則庶幾所
謂鳳凰之於飛鳥者實與蒼符也如徒名曰鳳字曰瑞而考其
實乃僅與碌碌庸庸者在而已則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又何有
於瑞哉顧名思義此在瑞周正不可忽

李愉字順夫說

司吾泉安溪之教事博羅李先生之子愉字順夫者今年以易
字句讀來證於予其將歸也求予為釋其字之義以為終身規

予不得辭大抵人子之順乎其親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
愉色生名愉而字順夫命字者之意吾以是會之當不遠矣然
而順云順云色愉云乎哉謂色愉非順者非也謂順止於色愉
者亦非也噫凡為人子者言及此不覺慚息天地尚能強顏為
主說說耶雖然生且歸矣不得不為生一言然亦不暇詳也惟
昔者夫子之告曾子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
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只此二語順親
之道無餘蘊矣順夫之義亦無餘說矣順夫歸其以予言質
之尊甫先生以為何如

惠夫字說

惠夫東廣博羅李生傳字心生之尊甫某先生為吾泉安溪司訓而其兄順夫於予亦嘗有相切磨之義其冠而字也其友某輩因請予為之說焉安讀書博愛也無也夫愛而撫之非惠而何此博之所以字惠夫也嗟夫天下之意仁而已仁之用愛而已愛之行惠而已君子學道則愛人惠則足以使人故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者一皆此惠之流行而貫通也惠云惠云片善云乎執克心之一字亦可以為成人矣雖然惠者仁之用也天下未有體不立而用獨行者故昔者朱子解仁之義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以體言愛之理以用言必先言心之德而後言愛之理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則惠夫於此是為說

宋子紹字說

宋子紹名傳字之者其外舅吾泉掌教馬某先生也子紹始成童從馬先生來泉子數接之於先生所愛其悖信恭謹視瞻顯然知其必名家子也詢諸其友又知其能整於師友而志學不怠心竊器之洎至京師其尊甫今刑部主事子賜君時適與予同事南省一見莫逆遂定交焉二四年予復自京師歸則子紹已魁然成人且抱子矣嗚呼人生真能幾何彼之少者日以壯

則吾之壯者日以老又將何疑詩曰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予於子紹有感夫子紹之友柳廷信林思正皆予舊知為請解
其字之義夫開道名義以獎進後生者亦父執事也予聞子紹
世家浙之開化開化宋氏最為名族其先有曰某者為兵部侍
郎曰某者為刑科給事中又前後之為郡守者二人為縣令者
三人典教郡縣者五六人方今領薦書及游膠序者又八人而
而主事君又方顯用于時駸駸高位是其美觀世美科第聯芳
一門之盛環浙江東西蓋亦鮮有其類者而為之德八者正宜
思以繼紹傳述於不替也語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
雖盛弗傳馬先生所以命字之意與主事君所以命名之初意

或者其皆在此矣此亦所謂三字符者也子紹其念之哉雖然
予又有說焉昔在東京袁楊二族皆累世公卿論門地者蓋莫
得而軒輊然袁氏清德不及後竟以奢僭墜惟楊氏能守其家
風四世如一日為海內所宗仰遠非袁比夫論衣冠之盛則袁
楊並稱兼論世德之懿則獨歸楊氏此可以見宇宙間所貴又
自有出乎軒冕閥閱之外者誠不以富亦祗以異不其然哉推
此義也夫苟能種學勵行無忝爾所生則雖終身不沾一命亦
足為克紹前休而况子紹又方着鞭雲路期以益其家世者
哉予不及識宋氏之先及其也父兄子姪所知者主事君為人
守文執義垂老而彌堅其言行氣象酷與吾馬先生類而子紹

之德性可愛又如此能致隆師友以進所業又如此然則子紹子紹子宜知所紹也已矣

傳浚字汝源說

南安傅生名浚字汝源蓋取諸恒言所謂浚其源者乎此其尊甫地官員外郎時舉公所自裁者也生之冠也公屬予為閱文公冠禮行之予因用其字以命之漳郡黃伯馨吾郡田景瞻郭文博輩咸在會既而請予為發其字之義惟生之才質可愛可期人多能道之者然予之所期於生者又不止學問文章一技耳學問文章亦流也亦源也夫源在汝汝而源之斯汝源矣不然源非汝源且并其流而失之矣孟子云源泉混混不舍晝夜

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此之為汝源朱子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惟有源頭活水來亦所謂汝源也顧二夫之言皆引而不發予也何人又安能為喋喋聊為生一舉舊聞誦之耳况生素志非止涉其流者乃父所以命名擬字之意噫當毋負矣

雜說

解友人

漢大傳卓茂初為密令上下皆嘆其不能河南郡至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治行大著尋遷京部丞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即位首訪求茂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

賞遂以為大傳愚謂良書深箴若虛發達者聲宏一茂之身始而上下皆嗾其不能者此人也終而名冠天下以明天子為知己者亦此人也則吾徒亦勉其在己者而已又何必計區區者於旦夕間哉

警言

天下未有無根之木未有無源之水未有無祖宗父母之人人身不能頃刻而離乎祖宗父母人心不可頃刻而忘乎祖宗父母心而忘乎祖宗父母是木之斷其根水之絕其源者也縱不旦夕死滅亦禽獸中之頑賊者矣天下未有忘祖宗父母而能生路者也未有不忘祖宗父母而肯置其身不善者也

自箴

昔之君子能使人之未見也有翹然願見之心其既見也有戀然願留之心至其不可留而去也則有憮然恨失之心是果何脩而得此哉大抵才既克行又高而一將之以至誠而已矣嗚呼李膺黃憲明道溫公一時人望萬載高風

床頂銘

寡慾之人德業日新氣正而神全故也多慾之子嬰疾必死神荒而內稿故也

施勉仁贈畫梅

友人古杭施勉仁所贈其詞云此花風操先生以之更願先

生大行所學如此花之實為用於鳥鼎也自愧凡品不足當勉
仁之贈然良友勉進之意其何可忘爰筆其意張之坐隅

題畫龍

天地間陽物皆從龍其純陽至健者乎純陽至健則輕清之極
矣惟輕清之極則神盛而有以舉其形故龍伸縮變化於天淵
之間而莫之或測也然吾意其末也神亦嘗微神微則形重而
不能舉矣故今山谷中往往有死龍骨本草亦具載之蓋終是
數內物也近見學士才人題龍者多贊其靈而不及發其所以
靈其有畫龍一軸索予題因及此嗟上龍雖靈不靈於人心人
心之靈也可以雨八荒而澤萬世云窮也此人所以為萬物之

靈而龍猶不免囿於禽獸之類也夫

題林謹夫吳江雪舟卷

父未有不慈者知教者難知所以教者尤難子未有不欲孝者
知立身以顯親者難知所以立身顯親者尤難近者從鄭君仲
平遊仲平每為清提撕此意適觀石湖先生示子之詩與其子
謹夫之自叙而益信其然因書以識其大意

題王時用思親卷

仁人孝子白頭終養且猶終身慕而不能置時用少小失怙恃
今有妻子之奉田廬園林之樂矣而無所致其孝誠焉如之何
而不思如之何而不思嗟夫往者不可作矣思之且柰何昔人

云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
果斯又庶乎所謂事死如事生者使九原有知又何啻坐享一
日三牲之養也

題雙輓卷後

侍御張君廷用哀其二親出壘時所得諸名士夫哀輓之詩為
一帙而屬清一言于其後惟人子之於親也生則欲致其養焉
沒則欲致其思焉既久而又欲有以傳其名行於來者庶幾其
不朽焉嗟乎人子愛親之心夫豈有窮已哉清聞侍御君律已
嚴待人恕牧民有惠愛而侍憲有風采循是而進其所以思貽
父母令名者又綽綽乎有餘地矣因書此以贊之蓋其所致力

固有在於文字之外者也

為史少叅題朝貴送行手卷

清自退休家林所接縉紳士夫能以道心相照映且實能以所
學推之有政者得今少叅史公文鑑一人因記前十年會今都
憲儲公靜夫憲副王公懋學於京師二公天下士也皆嘗為清
道史之賢時清已心傾向而以宦迹西東未及有請乃今得償
所願其慰藉何如也傾蓋之餘因得覩其初出叅四川日諸朝
紳所贈詩一卷并外卷文數首又知世之名德知公者固多也
嗟夫天下惟知己為最難遇惟受人之知為最難任謝安早為
王茂弘所器許他日淝水之役宗社實賴焉富彥國為范希文

識技於釋褐之初卒能與戮力輔成慶曆之治丈夫之不負知
已有如此清觀諸公之所以期許於公者皆不凡事業也諸公
豈虛施哉計公之所以期報於諸公者又豈當居古人下哉如
清不肖平日負知己良多今則杜門待盡之人矣復何言哉責
人則明尚於斯卷有感也

題方正思萱冊集

嗚呼慈母之恩無窮而慈母之年有限孝子之養有限而孝子
之思無窮然藉此無窮之思可以為不朽之計焉可以為不死其
親之地焉嗚呼斯其無窮之理又未可以有限之言盡也惟吾方
正悉之矣不肖清亦嘗辱方正為引其端矣又何言哉顧不肖

清亦喪母之人也中所慚愧可勝言哉惟方正尚有以教之

題松滋王世子靜庵卷

三才一大極也太極一動靜也而動又主於靜者也自天子至
於庶人未有不主靜而能善其動者也嗚呼靜之時義大矣哉
松滋世子以此名庵庵之取義大矣哉然主靜必由寡欲而入
此皆清所得於先賢緒論而眾之所以襲聞者也然卒無以易
於此也載觀諸彦所述太上旨要亦不出乎此

題烏情卷

鳥之為物以色不如鵲以音不如百舌得人之喜不如鵲得人
之奇愛不如鸚鵡而其所以得重名於人間至使白樂天旌表

之以為鳥中之曾參者無他以其返哺哀慕之情有不群於凡鳥者耳予友邑博苑某自喪其大父某齋公三十餘年而其哀哀追慕之心恨不能少延以致其祿養之願者此其視慈鳥亦可謂之異類而同情也已推是心亦可不愧於為人師也已故吾廷玉先生為題鳥情二字而鄉士夫又多為詠歌之蓋欲以永其所思而充大之非許其所已能而已也

題林世祥教授及古十詠卷後

嗚呼自公鄉至于庶職其地可以恩德人者何限然卒能使人恩之德之至於生而祠之者甚鮮矣而吾世祥先生有焉又以其所為得罪於人心之天至不見容於時人者亦有之矣而吾世祥先生乃致有及古十詠之評焉且聞之者不為疑與之者不為過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嗚呼先生縱復終老寒氊亦不為不達矣由是言之世固有都高爵厚祿而反為窮者顧人未之察耶

跋月湖集

月湖先生詩文純正而精切其於雅道譬如齊人之必為齊語君子雖醉寤訛言不作市井聲氣也尤善鑑別物情含弘委曲以規人於正蓋誠之不可掩如此此豈可以尋常文章家例待哉清此行後期不論矣惟得此而時展玩之如先生日提其耳而教戒之也抑先生之所以與進清又有在於文字之外者思之惴惴若不自容耳

讀愛蓮說

菊曰隱逸所謂隱者為高也牡丹曰富貴所謂仕者為通也蓮曰君子則所謂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者也後賢註此皆未有得周子命辭之意者故特發之

格言有跋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欲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勝之斯可矣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思過半矣惟省

思慮屏嗜慾時起居調飲食使不至過甚則可矣

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又自愈病後服藥不若預防

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

此清蘊堂尊南京大司馬華亭張先生惠扇所題右格言以藥清之病者也嗚呼先生盛德君子也其愛人之無已有如此清於是寶藏其扇而別錄出此詞置之室中常所坐卧之處而不敢以揭於外人耳目所及之地者誠懼德艾不力不能副先生之教而飾文具為益重不肖之罪也

跋月孤子會通四教論

老氏一端也佛氏一端也如月孤子所從又一端也且抑儒為四而會通之是又一端也夫道一而已矣義黃堯舜所樹正派所謂繼天者也天亦一而已矣試近取譬之萬古此天地萬古此生靈使天下生靈盡衣服盡禮樂父子則真父子夫婦則正夫婦如今日諸倫理之類者萬古不能易也如使天下生靈盡削髮而禿顏盡稿形而灰心盡滅夫婦盡厲父子盡裸體而親土以葬可能一日安乎雖百秦皇吾知其不能遏天下之不心非矣其有自外而安之者所謂末如之何耳夫理義人心所同然至於人心之所不安者天之所不與也而猶以為吾將以事天何哉然則亦安在其為與儒會也若其立體之清虛處則

容有與儒類者此非月孤子亦識不到此但曰貫體用合內外則不敢知耳月孤子最名好道持此論清評訂者再閱年矣未有以復之而其請益勤令人起敬心焉屬有行草草大畧月孤子試更思之以為如何尚有以見復可也

題一路到白頭畫有張芳洲先生跋

右跋出吳興張寧蓋芳洲先生也所謂愈憲宋公則不知誰何此為杭士翁謙所得以惠予嗟夫何哉世所謂一路到白頭者昔衛武公年至九十猶懷抑戒不愧屋漏顏魯公自入仕忠義震天下屢斥屢廢卒以八十之年為國死難如此輩人真可謂之一路到白頭者也若夫為漢帝師患夫詭言誤其國以保其

身之寵祿將相累朝名義不顧自號長樂老而世亦榮之者上
可謂之富貴到白頭耳遽謂之一生暗昧到白頭亦可其於千
載尤不明因私識之且以諭吾後人

探符之妄

更始時赤眉樊崇等擁衆百萬病無稱號恐不能久乃求漢家
子孫在軍中者得三人曰茂曰盆子一曰孝為三札置笥中令
以年次探符盆子最後得之衆遂稱臣環拜立以為帝盆子時
年十五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其兄也謂曰善歲符盆
子即齧折棄之猶朝夕拜其故牧主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
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

愚謂崇等欲建大功而議所立不先盡人謀別賢否而一聽
諸神謂探符為至公如此者萬無不敗之理今人用探札定
嫌疑者尚多此其監笑噫光武按赤伏符以王梁為大司空
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亦曰殆哉

草書

愚謂草書正起於真書之欲急而已故法欲近真而可認辨近
世工草者多恣筆勢以為奇或襲前人之繆而不知反詭恠百
出至今日弊極矣愚雖有意反正而筆力不及也柰何

隱帖

士必有卷舒風雲之志包括宇宙之學默會神聖之識然後造

化為徒百事可做處俗而不累於俗脫俗而不絕俗矣

答友人

近時東垣十書出識者以為醫家之王道有志當世者宜識此意
題三教一圖

三人者一曰孔子一曰老子一曰釋迦其邂逅徜徉事之有無
無庸論矣然觀其畫意亦似有二三其趨而不盡同者豈畫之
有意乎開元僧某持此圖請題為舉吾書中所有者應之云孔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孟子曰自生民以
來未有孔子也

示兒

同里某人有五男其四皆於夏月急症死術者多言其宅地不
善勸徙之後有識者曰此地法不敗何以有四子之厄也蓋君
屋太矮而門前有池清澈又有喬木十數章當暑月君之子必
常浴於池而風于樹之下故其死先後同症也其父哭曰是已
是已乃填其池以杜其害云噫快心事過必為殃豈惟池樹之
能殺人哉孝子以類推之可也因筆之以示兒曹

答不弄命

論命我也信一半我命也自知一半更有一半不可知在人為
人事舛兮天機微人力至兮天意回我非強不信命兮信所當
信疑所當疑

題白巖卷後

自有天地即有太行自有太行即有白巖白巖之名晦於始而顯於今者以吾希大也然則能使白巖之名終古常新而不泯者又不在希大邪吾嘗思之天地一烘爐萬形俱有弊惟山岳巖岫之屬能閱世長存而不老實天地間之最壽者也然山岳能自壽而不能自顯五岳諸鎮山之外大槩皆以人顯如傳巖以說顯首陽以夷齊顯之類若人雖不能得數外之壽而能有以自顯苟有以自顯則雖亡而有不亡者存壽亦無涯矣故得志如說輩不得志如夷齊輩至今歷數千百年聲實未嘗一日絕於人之口耳其生氣常赫然浩然於天地之間雖謂之真不

死可也使神仙度世之說果不妄吾知其不能以彼易此矣希大今日西北之第一流人物也其學其識其行業其風度斷未可以一時功名之士待之也吾謂希大今日之借名白巖猶以為人而附於山也他日希大事成則白巖又將求有附於希大矣此理在吾輩皆所當深味而及時以自策勵焉者也王應韶之贊希大云學以古為的仕以道為事雖不求名而名隨之噫盡之美清也不類無能為役聊引此意而期相與默識之不敢向多人嘷嘷也

民情四條答當路

一福建多山路山路多險隘如今浦城縣仙霞等嶺及福清縣

常思嶺上官常所經行猶或託為險峻抑不知此猶通衢大路也其險其處上有懸崖峭壁百十仞下則有不測之坑谷泉瀉其中聲如震雷而僅以盈尺之板或半腐木枝架其上以度甚可危也又或林木蒙翳披一罅而入數十百步不見天日與探虎穴無異其出也木葉草刺粘帶滿襟裳當時平無事行者無謹呼追迫之聲猶若未甚害不幸如去年漳賊溫文進倡亂不三四日抵安溪縣縣民匆卒委棄貨產奔入泉城欲從陸行則恐賊伺其隘萬無一生姑投溪舟而人衆利先溪舟小不足多任載胥及溺皆無辜之民也可勝痛哉夫橋梁道路亦土故一事諸葛公倉皇立國於蜀日不暇給猶以此為務今職方內地

空風清穆百餘年而此等事有司猶視為度外設使溫文進蓋稍有燕鼠之智不離穴以即平地則官軍雖數十萬其如不得方執不得成列之徑路何恐亦未能勦絕如此之易也况雖幸無虞而行旅之出於其路皆犯涉艱危亦有官君子所當留心者竊意可於歲事稍豐之日令有司督諭當也大姓或照里甲圖分相地勢所便以次分治之非必大動工力大抵皆有成蹊如傍崖之徑元用木度則其腐且小者易以堅且闊者或架方橋于其上又善木凡木一則取之左右無窮也若林木叢鬱處則刊之焚之出獸跡遠行人不至卒與虎狼遇也今之大姓家有餘資而監費於祭祀何限此等在在有之若令舍波為

此督諭有方蓋未必不愾然樂趨也未必比日勞費也如民力不足雖佐以官錢亦可也其於有事之日兵民尤為大助

一福建僻在海隅去京師近萬里民間所貢方物如白糖樟腦芎苳枝龍眼之類是其本土所有近京去處所無者有司科民當地買辦貢上天府自是下不易之制也亦有如牛皮雜皮生鐵肥猪等為之類若悉辦本色則路費靡矣是以有司例科銀兩無付解戶入京買辦遠方之民乍一到京四無知識莫知所從於是京中有一種名斃戶者就而與交其主家鋪家亦皆通情有素欺其單弱多方誘誤將銀權買貨物稽期圖利有有之貨物失意或酒色蕩盡却轉誘他人那補此負重復誑誤者有之甚矣

有誑逃無所追究者解戶之害或破家或亡身更貽累親屬仍及有司耳目所及可以指數願為申請諸

朝改立定規自今但近京所有色物只令所在有司科解銀兩交納內府此等物民既可以就京買辦官有見銀亦不難為措置矣庶幾奸民無所滋其惡良民不至受其害有司亦易以了公事且省無名之費增備有用之需以此法斟酌通行之天下或者其可

一福建屬郡人民自永樂宣德以後多有田已盡丁已絕而其糧猶在者名為無徵洒派小民夫何故時事推移田產潛入於豪右上下欺蔽有司莫為之分明歲復一歲遂不可奈何又有

一種恒產奸民元田不失一段顧乘造冊之勢買囑里書飛入絕戶妄指無徵又在灑派富家則厚享無名之利貧民則虛受不根之害此何理哉又有自傾墜其先業者妄減元田糧數真以糧輕易售逮其漸次賣盡寸土無存而虛糧在戶多者不下數十石此其人固不足恤為其子孫者亦云艱哉至於生存無計挈家逃亡里書又作實無徵造報矣如此等弊帶固根連若不大為芟正民俗實無由清惠意又量田畝之法終在所宜行也但得人為難耳抑聞此弊今日在在有之天下豈有終不可清之敝事哉

一天下僧田之多福建為最舉福建又以泉州為最多皆

畝少者不下數百以無君無父之人蕪飽食暖衣之奉何所不至而吾良民旦夕疲筋骨曾無卓錫之產者何限各處無徵田糧灑派貧民者又何限其僧田為豪右巧計僭據者又何限經云君子哀多益寡稱物平施若以今富僧與貧民較之可謂不均之甚美且古有限民名田之議况於僧道今日當道君子盍請諸朝量減寺院多餘田畝分給貧民為業亦古者授民以田之意或以補設無徵糧田亦所謂截長補短之意此其所大利者民也官也其謂不利者特僧道耳而終莫決意舉行不知其所顧惜者何居其餘已嘗面論者茲不及

記

讀蜀卓存彙私記

竊惟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一道耳道一則其說不容有二
宋理學大明至朱子與陸子俱祖孔孟而其門戶乃不盡同先
生之學則出自慈湖揚先生敬仲而宗陸氏者也其議論有曰
毫分縷析較便宜若个便宜總不知總是自家家裏事十分明
白十分疑此先生之學也正所謂尊德性工夫居多者也故其
論詩曰詩成正自不因題看取風人發興時語到口頭無可柰
未須搜擾苦吟詩則先生之詩可知其高矣其論文則曰不為
世態醜滯不受古人繩束卷舒出沒如朝霏暮雲始筆下有白
然風味則先生之文可知其高矣嗚呼亦一世之人豪哉蓋此

在萬山中玩心高明有日是以其言論槩以六經為吾心註脚
每有引而不發之意而其興之所適軒然霄漢之上俯視萬有
若無一足嬰其懷者此可以見陸學之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
矩使當日得究其用恐於開物成務之實終必有踈處苟其踈
也則其所自受用亦恐其不覺而近於佛老此朱子之於陸氏
所以每欲周旋以補其欠而不得苟同焉者也噫千聖相傳家
法類皆自博之約而一敬以成其始終陸學固不可謂不主敬
者而稍墜於徑約既失之徑約則其心宜不周於細微而其弊
容可遏乎自古高明之士往往有此在孔門則曾點之徒是已
夫子所以欲歸而裁之也載觀集中亦屢屢以夫子欲無言之

類為說先生固亦知夫子斯言為子貢多言設美然愚以為又安知其非發於子貢多學而識之後學將有得之日乎故嘗謂自其次致曲以下無仰鑽瞻忽之勞則卓爾之見或非真無隨事精察力行之功則一貫之命必不泛及考之先生所自叙亦未始不自博中得之也夫道也者萬世無弊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平正正使高明者不得以獨鶩而其下者可以企及然後為中庸而可以主張乎皇極詎容一毫有我於其間哉故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遠如天遠之至也近如地近之至也能遠者不能近能近者不能遠能遠而又能近能近而又能遠此所以為中也此所以為極也此吾道正統所以卒獨歸之朱子而陸氏所就猶未免為偏安之業也細推其故陸氏母亦有激於朱氏門下一二之支離文義而不知及躬以踐其實者邪第激於此墜於彼而或者為之危其流之亂真耳嗚呼天地有常經萬世有定論一蜀阜存藁而其闕涉得失有如此者竊懼高明之士或又激於文義之弊耽其味而殉之并其所長而失之也故不得不一私記之

御史吳公利民一事記

御史吳公利民一事云者吳公之巡按吾福建其利民之事固多也利民之事多而此獨記其一事者吾漁民也自記其所利

於吾漁民者之一事耳他非所能悉也蓋自弘治五年以前漁民課米每石本色五斗揆本府所屬入倉所費用銀五錢折色五斗則徵銀三錢五分類解本布政司入庫歲有定額也然江海之利無常而人事之變不一間有死絕者有逃者有孤寡而貧難者有業去而產存者而故額之徵於官者固不容有毫釐之殺也不免以敷派同甲之人分償之而漁民之贍足者正無幾既竭其脂膏以輸已之課矣乃復令代償他人之課甚者稱貸於人至盡貨所有或棄妻鬻子以求免於筆楚囚禁之害亦可哀矣哉吳公深悉其病也乃因省災陳言以請於

上乞更其制凡漁民課米每石通徵折色銀三錢五分解庫更不復徵本色又乞令通省十年一次攢造漁課冊如庶民黃冊例其死絕逃移等無徵者得以開除新造船網之未及報與夫舊有漏報者皆得以公道舉收而補之通融消息務使上不虧國課而下不虧民力焉

上以其言下戶部戶部行布按二司覈得其實遂請旨悉依行之於今未為定制矣計吾灣中請中所免陪贖之數已若干則舉吾同安一縣若干灣中所免者能幾何舉吾泉一府七縣所免又當幾何以至福建一省八府一州五十三縣所免又何知其幾何矣吾漁民之受惠可勝計哉此寔是公利民一事也吳公其真能仰體吾

聖皇仁恤小民之意哉吾屬年來自輸已課外所以能無他徵
擾而得於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安居而樂業者皆我吳公達下
情宣上德之賜也夫食人之賜而忘之此與草木之有生而無
知禽獸之有知而無義者等也非民之秉彝也故共立此石刻
以傳之後人使世世無忘吳公之賜云吳公名一貫字道夫廣
東潮州海陽縣人

具慶堂記

今雲南憲副雲室林先生成化初以進士家居八閩士慕先生
德學執經藝而就正于門墻下者甚衆清與焉先生同氣七人次
為廷美先生又次為廷重廷圭廷玉廷瓚廷溫先生時廷瓚廷

溫已不祿廷圭領鄉薦亦蚤世清僅得其聲聞所及親侍者惟
廷美以下三先生無何廷美亦下世今所存惟廷重廷玉而廷
玉繼登進士為御史近奉

勅督學政于南畿將行語清云吾兄弟今止三人吾與伯兄俱
繫官于外其在故里守先祀支撐門戶使吾二人無內顧憂者
獨廷重家兄一人耳諸子文煥輩嘗別構一堂于故居之左以
便侍養扁曰具慶吾適奉使過家見諸婦曰侍吾兄吾嫂於是
堂而樂之斯文故相知者又皆以詩賀之吾尚欲得子一言以
記之吾兄初度之晨在邇吾將順南便附歸子弟之情庶皆于
此乎有寓也清承命不敢辭清憶在門下日方總角見四先生

皆盛年玉色和氣藹然雖已不得為兄弟無故猶為樂兄弟之
有人也歲月如流存沒復間有異清已四十無聞而雲室先生
音問時至已不覺有林泉之思今廷重先生行年亦已五十有
六子婦群然能孝能敬孫行亦皆森然輩立少者壯壯者老老
又見壯與少者之來來迫人後在師友間感舊昔時之情每有
怛然於中而不能自己者而况於文煥輩人子愛日之心乎此
具慶堂之所以有作也此廷玉先生之所拳拳然省為文煥輩
助慶之心也清因是竊念之天地爐炭古今旦暮人子心非木
石誰無椿萱不老之願而默計理數終不能免一朝不諱之憂
則所謂愛日者其味良苦蓋有未深經咀嚼者而所謂具慶者

慮不可長矣然則人子壽親之計又將何出而始為長筭哉自古
賢哲以勲業名世者至今其親得與之俱不死間有隱德不祿
仕先正亦謂其能以善為養俱馨聞百世同歸于仁孝之道清
蓋嘗中夜興思及此而不肖負教力莫能與也如之何我吾先生
一門德星攸聚文煥輩於此義聞之當熟矣惟溫舊聞長新知
篤踐履出則勵青雲之操以繩前休處者亦務循理安分以無
改夫德門之習使吾先生家學永永有光在文煥諸君勉之耳
而壽親之術宜無有遠且大於此者此其餘慶無涯又豈特今
日具慶之樂而已哉是或可以充吾文煥愛日之心而進之也
敬以復于廷玉先生而敬請教焉

逸樂會記

誌書載吾泉風俗淳淳人樂為善自昔謂之佛國夫以佛國號吾泉其指固有未盡然者然即是亦可占吾泉之風俗果趨於善矣宋時人物最盛其出而樹勲業播聲實於當世者固已班班可考其在林泉意亦嘗有高人逸士志節風流之可以表世而範俗者而未之有紀也八我

朝百餘年來治教休明人物復熾然以盛矣然前此之仕而歸休與夫不仕而既老者率亦多匆匆竟日擾擾卒歲而已鮮有能自取樂於分者間有之而尤未能倡為是會以同於眾也孟子告齊宣云獨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

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此今日逸樂之所以有會也其曰逸樂者以逸而樂耳蓋視九老者英之遺意而不敢盡同也在會

凡十人以齒序則家君為之長爵尊而兼齒者通政使致仕張公也次則封主事黃公暨循齋黃先生怡齋賀先生三陳先生史吳包翁留顛董林揚列位先生皆鄉之望也文行表表出等六而悉萃為一會於戲亦盛矣哉其亦吾泉之一勝事哉會之言曰九我在會之人幸際昇平之世得入桑榆之鄉或賦歸來辭或玩盤谷序慨浮生之能幾宜逸樂之及時登高眺遠賞花玩月酌酒賦詩今日分內事也又曰朋友者五倫之一道義者百行之根九我在會之人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有疑事則相

質其有憂患亦相與為力也豈徒逸樂云乎哉又曰會之位惟
尚齒會之儀不尚豐月必再會不踈不數也或於所居或於所
遊之地惟其所宜也蓋始於弘治辛亥四月望至于今十有一
年矣而未嘗有一會之曠惟值水旱或凶歉則暫輟此又與眾
庶同其憂而不膠於逸樂也邇者家君以諭諸公曰古人謂天
地者萬物之逆旅又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又曰明年此
會知誰健此言蓋雖未能釋然於始終之際而實造物消息之
感於人情者也則吾人之會又安得長如今日之整然乎日月
不居世事陵谷行且入陳迹陳井姓名亦或不復有記憶而子
孫或不相知其為昔日之通家者矣然則其終付之莫可如何

耶夫人可陳迹可陳而此情終然有已時也况吾人之會所以
叙天倫之樂事而亦有三益之道規存焉不可無以傳之後生
輩也乃合衆議請張公記之也各錄一通置之座隅以遺之後
人而張公辭曰此正後生輩當用心者適清以侍養歸在京
師張公乃屬家君命清為之家君遂授清以其筆筆意如此噫後
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之一右軍之言蓋千古如一日也清小
子其何知家君與諸公意永夫弗護併列諸公名于左張
公名苗字世英黃公名有字欽齊黃先生名續字永遠賀先生
名騰字仕高陳先生一位名政字懋德一位名襲字孔胤一位
名淮字茂齊史先生名騰字茂仁吳先生名珪字頌德包先生

名哲字舜華翁先生世陰字惟欽留先生名昆字茂明顧先生
名美字孟璽董先生名鳳儀字秉儀林先生名澤宇字悅揚先
生名溥字細行家之字觀慧字允元亦封主事云

掬清軒記

清姑夫掬清居士公世居南安英溪之上篤尚詩禮而備嘗
世味嘗以為盡人間所有皆不如吾溪中一味之清之耐於咀
嚼也故其軒居之曰掬清而人亦遂以掬清居士目之公遊京師
留數月將南旋語清云京塵亦覺厭人吾且歸而掬清矣子昔
者許吾為軒之記今盍以贈吾行清早有溪山之癖雖家居闌
闌而心每馳於泉石間向以計偕道建溪溪之傍多磊砢巨石

時季秋日既夕乃令舟者停棹登石一趺坐仰觀天宇空闊無
際光映溪流浹浹流泱泱其源遠其派長而其清徹底獨默焉有
思巢由洗耳之思既非所敢慕曾點浴沂之樂又非所敢同日
送逝者之如斯心懷不裁之有負徘徊眷戀不能舍去而益起
敬心焉濯足不一也濯纓不暇也仰取數掬而行亦自覺清入
肌骨矣自入仕來世故紛紛傷歲月之如流所立之未就回念
向日掬清時光景人有非今日可得者則於公之索記其將何
以為詞然嘗聞之迹異境清濁殊味世有混迹世俗之中而
其心超越乎塵埃之表者亦有著迹幽閑之境而心未免役於
聲利之場首顧其迹之所在何如未可泥其迹而論也惟公

詩禮在躬故雖夕告古塵何損於清况四海英賢之所萃聲名
文物之所都皆乾坤清氣之所寓也旬月之內其得於見聞者
宜多豈無足增吾胸中浩浩者乎於是而歸就掬清焉菽粟
飲水盡親之歡則和靖之所謂以善為養者其清也何如詩
禮一派貽孫翼子則龐公之所謂遺子以安常長孺之所謂
教子一經者其清又何如推之其他但不失吾道揆之正則雖
日與紛紛者相應酬其清不濶也異時子孫中有英俊者出舉
是一掬之澤尚可以霖雨蒼生汎掃海宇又將不嫌其隱顯之
異致而體用之一源亦庶幾一可驗夫是為記

獨善山房記

予少有山水之癖雖家居闌闔而心未嘗不日往來于泉石間
嘗一棲雲谷矣未幾以累說歸念之輒悵然每登高以望雲谷隱
隱在東山之隈舊日之松竹香鷲猶依有迎人意北顧清源巍
乎高哉先民之景行猶在目睫也南瞻紫帽金粟飛仙之事不
知有無西望九日山庶幾猶有秦隱君子乎恨不得載琴書而
從之遊既而靜言思之是亦隘也已丈夫生世蓋自有許多分
內事在所當經營者柰何直踽踽然山間水涯自諉為宇宙一
閑人而已哉彼海濱之老商山之翁大抵皆非其夙心之所期
者此何時也而可引以自况耶用是不自揆其愚不肖猶時與
一二士友竊論當世事適友人武榮歐陽時察來致其尊甫元

之君之命屬予為作獨善山房記噫嘻予方讀京陽樓記而有
味也君乃索予盤谷序向哉世有登山而採玉者亦有入海而
採珠者予以是又私喜向日之好又有與予同者則亦未為全
非也且古之君子達則兼善於人窮則獨善其身二者固不同
矣然兼善善也獨善亦善也君子亦善而已何必同洪君汝言
武榮之望也予往見其所為壽君一序備述君隱居豐山之下
孝友而善教又能推其餘以賑人之乏者大為士論所歸則君
之善固已章章在人耳目而於獨善之義果不負矣予復何言
故於此獨詳予區區秉臆之見始與君同而終則有不盡同者
非惟以廣君之意亦因以為時察告而相與勉之也王晉公不
云乎吾雖不做吾子二郎必做以予觀君之種德如此而時察
又穎敏出群而忠信仁厚能不失其世守然則歐陽氏豈終獨
善者哉是為記至若山房之形勝規模則時察當自能記之矣
予之記姑借以寄其意也

輞川橋記

輞川海之一支也在惠安縣治東三十里岸川而居者數百家
皆業海之利以其利之所在也遠近足跡於是輻輳焉且為某
所某社之要衝而岸行有一水之隔舊因循以舟渡值風暴水
漲或人衆爭先則常有覆溺之虞成化癸卯秋某月縣尹張侯
適以公事至其地見爭渡者而病之因相其隘處東有盤石其

西積土如阜不受水擊勢可橋也乃召耆老何迪易等諭之咸曰民有此願久矣事苟有主當悉力以趨命侯歸即呼匠計工約其費銀千兩自捐俸以為之倡而令其里之人驗丁出銀四百兩又為疏引俾僧福旺耆老陳思遜蔡廷敬等八人分募錢穀以佐之始工於是年之冬十二月某日間因歲歉中輟未就逮歲頗稔復令柯宏珎者往督其成遂以丁未之春三月某日落焉由基及梁皆石為之長三十有二丈廣丈有四尺為間十有五各衛以欄垣夷端直堅固完好凡跡斯地者去舟之危即橋之安皆知為侯德所濟美迪易等乃相率來泉城請予為之記其實焉嗟夫自有此水未有此橋也利曠於昔而興於今曠

於昔者不知其幾千百年而興於今者從容為之不過三二年而已利之興於今者纔三二年而其垂於後則又不知其當幾何年矣甚矣侯之知所以勞其民也知所以逸其民也昔人有言天地之雷電草木人不能為之人之陶冶車舟天地亦不能為之於此見人事之功用有可以補助化工之不及者橋梁之利視陶冶舟車尤為不動而及物一成而永賴自孟子談王道則既以是為為政者之首務矣諸葛公一時王佐於此實汲汲焉柰何世或至弊精於簿書期會之間以僅得免責為能事至視此等利民之舉槩以為非朝令所徵上司所督而置之得已之地於是民間之利病徃往以有付之無可柰何者耳目所及

感慨隨之於是侯之賢為不可掩而是記之作為不可已矣侯名桓字德威江西浮梁人由辛丑進士授今職他績業尚多蓋各自有記存茲不及

修海岸長橋記

出泉城南許折而東行二十里曰陳江由陳江復東歷玉瀾波至于龜湖蓋又十五六里此海濱地也海濱之地鹹流浸潤不可田昔人因築大堤以止其流而內畜澗水以溉田殆千餘頃傍隄之邊駕石以便行者計七百七十餘間通名海岸長橋中有亭有庵以為憇息祈賽之所其工最鉅其利最博矣據故老遺文所傳橋成於宋乾道間主其事者曰陳君亢今亦未詳何

許人也是後脩治之功莫考入

本朝成化間橋有圯者弘治乙卯蓮江林孔彰崙後是陳荆桐城吳則教王田詹勤立承天寺僧智鏡各捨銀兩合而修之督工者吳茂實蔡成端也於是圯者以完至弘治乙丑值洪水衝決之圯視前為甚而前人之樂善事者多已淪謝又不克修行者病焉時惟懷荆在顧無與共功者而孔彰之子時學乃獨裕懷荆勸時學繼先志戮力以底功復各捨銀一十兩以為衆倡於是則敬及余某王某吳某張某姚某靈源室僧體照或助以力或督以工而余某所助獨厚與懷荆時學等於是橋復完而功視昔為固矣時正德丁卯也諸里人無長少咸壯其功不可

無紀載以示來者遂相率詣予請記惟古人有言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此一事也使有乾道之創而無弘治之修則先功將自成化末年而隳矣有弘治之修而無正德之續則前功又將自今日而隳矣今日之修者歲久不能無圯設當其時而莫之修則併今日之功舉隳矣且修之貴乎及其時或小圯不修馴至於圯之甚然後圖之則為害已多而亦難乎其為功矣此皆所謂莫為之後者也此皆後人之所當念也然則是記之作豈但以既往之績亦將以為來者之規也

介庵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家食時嘗命其所居為介庵以

見所志及其第進士歷官內外所在為麟為鳳為長城為砥柱者四十年其於介之一字蓋未始頃步而不與之相周旋也既以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家居矣天下之望終不舍也今

天子連詔起之復居今位則仍用是以命其燕居之所適清觀政吏部也命之記清庸士也其何足以窺公盛德之所至而發越所以命庵之意哉顧方今人物在清素所思慕而喜談者獨於公為甚則於公之是屬也其敢虛辱乎哉清竊嘗思之矣自古之有大建立於天下國家者其人物類皆雄渾闊達吞吐不凡往往身不離乎齋軒几席間而心常行於四方萬里之遠其意度若是乎其遠且大也夫常志乎遠大則宜於其近者容有

踈畧而不能拘拘屑屑者矣此固中人以上者所或不免而今也併考其細行所在乃又皆辨別明白把握堅固其介截然有不可混者是獨何也論者咸謂其出於資稟之高加以學力之精到自有非可以庸衆人之情而測量之者是固然矣然以理言之志於萬里者必不肯畧於跬步亘古未有耽利肥己苟且摸稜之人而能為天下國家計者蓋有之矣必不為君子所滿而其所建立必亦有所不完也往迹班班皆不待稱引而可知已由此言之則其致謹於細微者乃正所以為遠大之器也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蓋非獨其窮之所養可以占其達之所施如其達之日一變塞焉則為達而離道矣又將何以

立事功而慰人望哉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者非薄乎三公也以介一移焉雖三公亦無用之虛器也愚意介之一字公所以願終身守之而不間於窮達老壯者此也雖然介之為字從人從行行形兩岐意蓋以象人事之判然兩端而不容以相混焉者也此意所該自廣惜六書之法今不盡傳無以證愚言耳蓋天下無無對之物凡物理所仗皆有两岐如是非善惡得失吉凶之類雖一動息一語默之微皆有之其大則如人才之一消一長紀綱之一弛一張家國天下之一理一亂一安一危兩者蓋常對立焉於是兩者之間誠皆知所決擇取舍而不使或昧之毫釐以致千里之謬焉則介之在我者無不得而天下

之能事畢矣所以光明吾君阜成吾民而鞏固吾皇圖者又豈假
求之一介之外也哉是為記若夫是庵之建置規模之類非大
義所關亦非公意所重也皆不書

泉州府重修儒學記

吾泉府學在于城崇陽門外之東南舊誌云創自五季以前今
亦莫詳其的為何時何人所創矣歷宋而元洎入我

朝修建不一各有紀載惟正統間按察司僉事姑蘇陳公祚實
拓其舊規而改建之勢始宏敞歷時既久加以頃歲霖潦土木
間有壞者而舊費尚亦有在所恢拓者有在所更張者况文風
日長多士如林而所以居之之地又有在所區處者會僉事金

陵汪公彥常奉

命督八閩教事至則率勵郡邑以興隆斯文為已任于時知府
臨川陳侯勉克承公意盡心力聚工資貽脩大成殿及東西廡
若干間併新賢像之剝落者若干位遂修祭器庫二所復修明
倫堂射圃及觀德亭仍建會講堂明倫堂後之穿堂及護學神
祠而祠傍二室為樂器庫入建號房三十間以為諸生講肄之
所功未及竟而以憂制去於是通判秦和蕭侯貴路嗣起而任
之以舊櫺星門之迫於戟門也推而出之十數步之外以舊神
庫神厨宰牲房之敝且障于集英門也舉而新之于戟門西南
而舊趾則衍而平之以廓其南面之勢且以貨入民地以足其

東南隅而護以長垣百餘丈砌石道四十餘丈仍建號房十二
間脩其舊者十間以究陳侯之志前後工皆用檢校陳華董之
工始於成化壬寅冬十月至乙巳秋八月成焉但見巖巖乎殿
廡門堂之崇且邃也翼翼乎齋居庫厨之各正乎其位而壯以
麗也秩秩乎堦隄垣墉之明淨瀟爽而各有條理也蓋舉八閩
一學宮未有若是之勝者矣非惟吾道表則之地籍是益煌煌乎
其有輝而矜佩之泮渙於此者對境游神蓋亦有豁然領會於
心目之表者適任公按試至謁廟之旦躬環視之深嘉二侯之
能供其職而廣其意也遂命教授馬文等代石謁文以記之文
等以屬之清清不敏固謝弗獲嗟夫吾聖人之道之大至於發

育萬物峻極于天澤潤乎萬萬世而不竭九之大夫稍得以自
尤明於民庶之上者自頂至踵亦何者而非衣被吾聖人之賜
矧學校又為政者首務蓋國家之所以扶植宇宙者一皆取辦
於此而或者顧乃視為度外焉其所見一何其蔽於一耶二
侯之績於是乎不可泯矣然此蓋二侯崇本自效之誠志也
宣化之盛心非必以是期不泯於後日也而日公之命也
殆亦以為時之不能為二侯者設且以風後人云耳是
夫發揮吾道淵源而風勵諸士以正學用世之意則前
遺於後學者亦既詳矣此在吾學者自正其志以求之清小人
無庸縷縷也

永春縣學重修文廟記

通原於天賦於物具於人盡於聖人而集大成於夫子夫子之功不見於治而見於教教行而治舉矣是故六經未作之前一世得一聖人而僅足六經既作之後萬世得一聖人而有餘此後世之教者所以一宗乎夫子而天下學校所以通祀乎夫子而無間也吾泉永春邑于萬山間其俗朴可愛秀民可教者多考誌宋世登進士第及特奏名者七十餘人不可謂其地不生賢也問如留公正莊公夏黃公偉章其所樹立又不止一邑之望也而二百年來家我閩焉豈其氣運之往而未復歟抑亦司教者不修者之未盡其道也

市其興修因改始末前誌備矣歷年既久抗敗殊甚間或時有所修治者又僅知急於師生之所居止至於大聖人及群賢所棲神之地吾人所日夜瞻依以萃其敬心者顧乃視以為後焉嗚呼是獨可後也乎弘治某年武進周侯曾以名進士來為宰顧廟貌故其慨然曰夫子者吾人所天也其不嚴如何以聳風教耶亟捐俸以倡其士民為更新之計士民戴侯之仁而樂趨之選延耆老顏朝督其工遂改建大成殿五間高深各四十尺而廣倍之建兩廡各五間旋殿制高減十尺深減十五尺而廣減其四十有一尺戟門高廣與兩廡並櫺星門高二十尺而廣與戟門並殿中從俗塑夫子像四配十哲次十傍各以其封

爵之服兩廡諸賢止置木主自夫子以下主比日侯盥潔親書之
殿下墀庭墀以石中為正道櫺星門外闢舊小道而廣之門之
內東建景賢堂三間以祀鄉先生及名宦西建省牲所及庖厨
亦三間自殿及堂咸彰五采焉又改制神案及香爐各十有五
盞簋簠盞牲匣帛箱之類各加數爵以銅鑄凡百二十有八衆
手偕作始於甲寅歲之五月至乙卯歲臘月而成侯乃盛禮樂
以落之永春文廟之規模於是乎一新器數於是乎大備觀聽
於是乎改嚴聖道於是乎增輝士心於是乎益振起而周侯之
所以崇聖道作人上之志亦於是乎其少伸矣教諭吳君其等
以書囑清為之記且述侯之言曰此吾職分內一事耳然吾之
所以得就是者寔督學憲副常公分守少叅熊公郡太守李公
主張維持力也不然職所當為心所欲為而以掣肘不得為者
天下何限也噫當為欲為而不得為者諉之人可矣若夫學者
之事則有欲為而必得為且上之人常懸賞以勸其為者而顧
或不為焉亦何以學聖人為哉此蓋周侯所以拳拳勵學之本
指歸趨所在也併以諭吾鄉諸俊彥云

聖齋蔡先生文集卷之四

聖齋先生文集

卷之四

